

## 文韵周刊 / 钱塘江

# 忆旧的快乐



吴冠中《达县江边》

有名画，典型的执经叩问，又凑巧不算问道于盲，等于给我一次忆旧的机会。

自家也心下明白，这把年纪，一沾故土往事，仍如同孩童稚拙附体，止不住竹筒倒豆子，就图个“炫技”的快意。遂稍作回想，不消一时三刻，写出几段，可丁可卯回复老唐。

1979年之前，达城名声最响的水运枢纽，非南门码头莫属。此地位于州河回水湾，水面宽阔，流速平缓，适于大小船舶下锚、停靠。船工、纤夫、挑夫、

摊贩、旅人、洗衣女，整日川流不息。时时皆有稀奇翻新，逗引我们有闲便去“观光”。

眼花缭乱中，人们有条不紊，各行其是。少年儿郎，并不醒豁此地骨子里的“秩序”。店铺林立的南大街，为老城街巷宽敞之最。街面平展地伸延至河边。临水一段，则全用石板铺成坡形。

故而，吴老画上的船埠，显然不是此地。

而环绕半座城池的州河岸边，较之

南门，另有几处大小不一的港口。从下河往上数，罐头厂有一个，肥皂厂有一个，棉纺厂有一个，箭亭子有一个，珠市街有一个，滩头街有一个，新达厂（与外贸局合用）有一个。上述诸处，与南门码头相比，小巫见大巫，明显差了气势，虽也铺设多寡不等的石阶，均不具有俨若素描“错综多姿”的形态。

但是，姑且可以认定画面与标题的准确无误。其景致的写实，人物的传神，妥妥属于当初达城沿河的面貌。实际上，我们应将此画视为吴老经过写生之后，再度创作而成的艺术珍品。

确乎，这已殊为不易。关山阻隔的巴山小城，画坛如许知名大家，竟然千里迢迢地来过，神情专注地画过，实属一桩时不可逢的文化盛事，理应看作达州的光荣。

却说写罢前边文字，重新欣赏画作，我不再端详水面部分，因上部座座吊脚楼，叫人愈加沉浸。五六十年前，爬完左歪右斜的石砌台阶，拐进街口，往往会长呼一口爽气。小小古城的心情，每每扑面而来：“累了、累了，进屋尝尝茶、切(吃)面。”我从小爱打岔，时常故意问：“常客相因(便宜)点不？”店家慨然：“不消说哩，莫拘礼，你想付好多就好多。”

而如今，老家这些市井趣味，似已久违矣。

### 名家

### ■ 任美康

我的老家话，乃1969年之前的四川达州方言，可以脱口而出，且自认炉火纯青——这有点自负，煞是不当，但又无奈，乡亲们不许我低调。

多年来，我与他们口头交流，渐无水乳交融的亲和。即是说，我满口20世纪五十、六十、七十年代的土语，而对方出言虽声声川音，蹦出的却多为“普通话”的字、词、句。尤其是，先人的遗馈、浓厚的古韵，正从他们嘴里，放任自如地淡出，乃至消失。

货比货，他们自知惭愧。有人施以巧言，归咎为影视、广播、社交渗透之弊。另有见仁见智者，以我为例，说人家生活在远方数十载，为何巴山的血脉仍在？并顺势提议，整理川北方言，顾问万不可少了任老。这般厚爱很是“讲究”，让人快乐。但我晓得轻重，断然不会从命。

2026年元旦，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唐林(曾任该院艺术研究中心主任)，微信发来吴冠中一幅素描，说是吴老笔下的《达县江边》，画于四十七年前的三月(恰是我入伍十年之后)。老唐试图弄清，这究竟是谁达城的哪处渡口？经他请教若干“老达州”，莫衷一是，均答曰：“似恍惚似，看不出来。”

我与老唐，只见过两回。他病急乱投医，直通通奔我而来。业界行家，手

## 智能体之歌

### ■ 竺泉

是海啸
是暴风
人工智能显神功
开疆拓土担先锋
我的感知不停步
知识库里泉水涌
逻辑推理胜光速
运算速度赛悟空
我懂你 更懂宇宙苍穹

我爱你 更爱具身行动
Agent 在手中
创造世界不是梦
我与你 手牵手
走向物理新时空
Agent 新时空
敲醒一个新物种
Agent 新物种
你我相逢更重逢
Agent 新物种
惊叹世界新彩虹

## 妈妈的衣柜

### ■ 顾文琪

小时候，妈妈的衣柜是神奇的宝箱，装满了出嫁的珍藏，碎花布片裁成简单式样，衬着年轻靓丽的脸庞，不施粉黛，自在芬芳。

长大后，妈妈的衣柜是朴素的诗行，写满了母爱的回响，褪色围裙缝进柴米日常，

承载厚重温暖的时光，笑意盈盈，岁月生香。

妈妈的衣柜，有她青春的模样
打开木门，细数半生珍藏
衬着年轻靓丽的脸庞，
一回首，看见美丽过往

妈妈的衣柜，记录光阴的流淌
打开木门，轻抚衣襟泛黄
一转身，儿女已然成长
（本作为浙江省歌词大赛获奖作品）

### 钩沉

### ■ 林家骊

王羲之在《游四郡记》中有言：“临海南界有方城山，绝巘壁立如城，相传越王失国，尝保此山。”

方城山在今台州温岭城西北三十五里，又名王城山，简称方山、方岩。据《嘉靖太平县志》记载，王城山是太平(温岭古名太平)的“镇邑之山”，该山因山体雄浑方正，四周壁立如城而得名。但是“越王失国，尝保此山”事费解，此越王是谁？又为何失国逃到此山上自保？今试考之。

首先，以历史文献记录论。关于“越王”，历史上最著名的越王是勾践，春秋时期勾践称王立国在会稽即今绍兴一带。据《国语·越语》记载，其疆域“南至句无(今诸暨)，北至于御儿(今桐乡)，东至于郢(今宁波)，西至于姑蔑(今衢州)，广运百里”。临海不在此范围内。后勾践后代南迁，主要有东越、闽越、南越三支，是为“越人三国”。东越在今浙江东部沿海和浙南地区，闽越在福建地区，南越在两广地区和越南。故王羲之《游四郡记》中说的越王当是东越王。

《史记·东越列传》有：“孝惠三年……乃立摇为东海王，都东瓯，世俗号为东瓯王。”传名“东越”，又提及“东海王”“都东瓯”“东瓯王”，可知此“东海”“东瓯”“东越”为同一地域。先秦东瓯国为越王册封，境域包括今台州、温州及丽水的一部分。西汉东瓯国，《史记·东越列传》指出为汉惠帝三年(前192)所立，“后数世，至孝景三年(前154)，吴王濞反，欲从闽越，闽越未肯行，杀东瓯从吴。及吴破，东瓯受汉购，杀吴王丹徒，以故皆得不诛，归国。”“吴王子子驹亡走闽越，怨东瓯杀其父，常劝闽越击东瓯。至建元三年(前138)，闽越发兵围东瓯。东瓯食

尽，困，且降，乃使人告急天子。”“(武帝)乃遣庄助以节发兵会稽平之。”武帝建元三年(前138)，迫于闽越国的压力，东瓯国四万余人内迁庐江郡。又“至建元六年(前135)，闽越击南越。南越守天子约，不敢擅发兵击以闻。天子发兵，闽越王郢发兵距天子兵，其弟余善杀之。因立余善为东越王，与繇王并处。”元鼎六年(前111)余善反，被杀，“天子曰东越狭多阻，闽越悍，数反复，诏军吏皆将其民徙处江淮间。东越地遂虚。”从上述可知，惠帝封的是东瓯，武帝封的是东越，实际是同一地域，东瓯、东越两次(前138、前111)北迁，其故地入会稽郡都郡属。从汉惠帝三年(前192)起，至元鼎六年(前111)，东瓯、东越立国前后合计凡81年。

其次，以考古发现论。既然称“国”，那肯定有都城。东越(东瓯)国的都城所在地一直是考古专家们努力寻找的目标。经专家认定，东越(东海、东瓯)国在今台州市、温州市、丽水市范围内，那么都城也在此范围内。

20世纪80年代，台州温岭大溪镇塘岭(塘山)南面里宅村、大岙村、塘山村发现的古城遗址引起学界注意。2002年浙江省考古所对此处遗址进行第一次发掘，确认该遗址为东瓯国地域内发现的唯一城址。2006年省考古所进行第二次发掘测量，该遗址面积约10万平方米，有外城与内城，为战国晚期至西汉早期的城址。

专家还对距离古城遗址约一公里处的一座塘山古墓进行试掘，古墓由墓穴、墓道两部分组成，墓中出土数量较多的匏壶和拍印方格纹的敛口双耳陶，墓外礼乐器陪葬坑出土28件仿青铜陶质乐器，这些文物在福建武夷山西汉闽越王城遗址、广州西汉南越王墓中均有较多出土，据此可判定塘山古墓应是一

座西汉初期东瓯国的上层贵族大墓，且有可能是王陵。2008年5月省考古所第三次发掘并召开研讨会，笔者有幸受邀出席并参加实地考察。2011年1月浙江省政府文件(浙政发〔2011〕2号)宣布“大溪东瓯古城遗址(含东瓯贵族墓)”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；2013年5月，“大溪东瓯古城遗址”被国务院文件(国发〔2013〕13号)核定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至此，东瓯国、东越国的都城遗址得到最终确认。

此外，在距古城遗址不远的琛山村也出土了西周青铜蟠龙盘、祭天苍璧(玉璧)等文物，这也可佐证先秦时期开始此地即为重镇所在，这些文物现存浙江省博物馆。而瓯江两岸至今未有古城遗迹的考古发现。还有需要说明的一点是，温岭现属台州，但在历史上此地因邻近温州而曾多次与温州合并管辖。另从东瓯、东越设都选址于塘山南面偏东这个地点来看，此地与北面交通方便，且东海边气候温暖、物产丰富，都城的选址与构造符合中国古代风水学要求，是建都的优选之地。

再次，以历史事件论。汉景帝在位期间爆发吴楚七国之乱，吴王刘濞起兵失败后投奔东瓯(东越)国被杀。刘濞之子刘驹逃亡至闽越(今福建)发展势力，怨东瓯杀其父，常劝闽越击东瓯(东越)，闽越发兵围东瓯(东越)。东晋王羲之游览方城山时，在《游四郡记》中说的“越王失国，尝保此山”的越王，则极可能是杀了吴王刘濞的那个东瓯王，此处的“国”是“国都”的意思。“越王失国，尝保此山”是指东瓯王遭到闽越攻击丢了都城而被迫登上方城山自保之事，时当在建元三年(前138)。

笔者曾登方城山，真的是“绝巘壁立如城”。绝巘，意为极高的山峰。方

城山海拔461米(大溪镇的平地海拔是2至3米)，又壁立如城，上山的小道极险，可谓“一人当道，万夫莫开”，易守难攻。而山顶面积非常大也非常平坦，有700多亩，可以屯驻许多人马，真是一座神奇之山。并且方城山离古城遗址即当时的都城很近，都在今大溪镇范围内。当国都受到强敌攻打而无法守住时，向东越国王一边退保方城山，一边派人向朝廷求助，等待救援，这是正确的决策，后果然奏效。

王羲之游方城山时根据史实和传说把这件事写进了《游四郡记》。现温岭大溪镇建有“大溪东瓯古城遗址展示馆”，展示内容由东瓯国历史、大溪东瓯古城遗址考古、大溪东瓯古城遗址价值、大溪东瓯古城遗址保护与研究、东瓯都城台州说与温州说之争五部分组成，馆内陈列以文字、图片为主，配以视频、实物，展示着大溪东瓯古城、古墓遗址的历史渊源、考古勘探、出土文物及文化价值，体现了对历史文化传承的重视。

通过以上考述，我们可以知道，西汉东瓯(东海)国、东越国就在今浙江东海边和浙南一带，前后立国共长达81年，都城在今温岭大溪镇塘山(塘岭)南。第二次北迁后地入会稽郡都郡都治，治所最初设回浦县，后改章安县。王羲之《游四郡记》所述有据可查。

为了纪念这段史实，经批准，大溪镇的里宅村、大岙村、塘山村三个行政村现已合并命名为“古城村”；方山所在地的毛竹下村、上洋(垟)村、兆丞村、坎门村四个行政村现已合并命名为“方山村”。中国历史悠久，故事很多，谜团也很多，但是我们细细研读历史文献，结合考古发掘，还是可以破解其中的许多奥秘，还原历史真相，给我们以很多启示。

# “半生”磨一剑

### ■ 王培民

近读杨茂坤先生领衔编纂的《吴昌硕艺术大系》作品后，两大震撼油然而生。

一撼：这是迄今规模最大、资料最全、最为稀缺的吴昌硕艺术大成。全书共4卷20册，收录了吴昌硕书法、绘画、篆刻、诗文、信札、题跋、日记等6000余件。其中书法1300件，绘画1933件，篆刻1863件，文献1354件。最有观赏价值的是集中收录的1000多枚不同时期的闲章，充分体现了其“全、新、真”的鲜明特色。全集编纂注重突出三重核心价值：一是传承价值，通过系统梳理吴昌硕的艺术历程，深化对中国近现代书画篆刻演变脉络的理解；二是史料价值，全面系统地兼顾公藏与私藏资源，经与全国多家文博机构沟通，首次公开发表了千余件此前未公布的馆藏作品，力求为学界提供真实可靠的一手研究资料；三是学术价值，去伪存真，为确保学术严谨性，成立专家组采用“背靠背”等多种鉴定机制对作品进行严格筛选，历经4轮审校，剔除了600余件存疑之作。显著提升了资料的可信度与学术价值。

二撼：茂坤先生锲而不舍，追求卓越的精神。茂坤是基层文化人，少有资源。说得直白一点，就是没有社会背景，缺乏业内影响力，自己是工薪阶层也没有经济实力，做成这么大的事情，变不可能为可能，堪称传奇。我与茂坤认识多年，他勤奋好学，善于思考与钻研，动手能力强，笔头硬朗。有很深的文学素养和功底，这激发了他对家乡贤达的关注和重视。他对吴昌硕大师至尊至爱，对昌硕文化更是如痴

# 上班之路

### ■ 陈荣力

退休后我到一家慈善机构做志愿者，每天早上8点左右乘公交车上班。

从我吃早餐的机关食堂到上班的慈善机构，公交车一共8站，通常是15分钟时间。机关食堂在新城区的城北，慈善机构在老城区的城南，一路过去，楼宇渐由高大、洋气变得低小、陈旧，道路亦由阔大、平直变得狭窄、颠簸，路人也渐渐稀少、疏朗。这样的15分钟里，城区三四十年的变迁似回放的慢镜头，而随镜轴头叠印的，自然有对在职四十多年各种上班之路的回忆。

1970年代末，我第一个上班的单位是杭州湾畔的一家乡村供销社。供销社离我家七八里地，为确保在7点开门营业前赶到，早上6点一过，我就得踏上上班之路了。

因为是抄近道，那条上班之路要穿过一个村庄和一大片江南的田野。许多个春天早晨，当我一踏上穿越田野的那段土路时，一阵阵近乎沸腾的蛙鸣声便如波涛一般向我卷来。咯咯咯，咕咕咕，咯咯咕，咯咕咯咕……那暴雨骤落、万锅齐沸的蛙鸣，几乎来自每一寸水田、每一截沟渠、每一滩泥洼甚至每一缕目光和呼吸。

初夏的早晨，自有另一番景色。初升的太阳照在饱满的麦穗上泛出淡黄的光泽，很快那光泽就连成缕聚成块，最后成为一望无际的金黄，让人睁不开眼来。

这样的田野，在秋天的早晨，晶莹的露珠正从抽穗、扬花的稻禾上无声地滚落。冬天，田野空旷辽阔，走在田野的土路上，霜花被踩碎的细响，沙沙传来。

那些年上班之路上，与江南田野无数次的亲密相处。这种饱览、熟捻和亲近，成为我审美取向的一部分，情绪价值的一部分，甚至是生命内涵的一部分。

两年后我被调到离家十余里外的一个渔村供销社，好在那时已有了自行车，便捷和感受自然不是步行可同日而语。而此中发生的一件事，则让我一直难忘。

那是台风即将过境的一个早上，风雨交加中，我吃力地蹬着自行车。很快，雨水糊住了眼镜，好在那条上班之路是一条不小的机耕路，我摘下眼镜依旧看得见白茫茫的路面。不料当我吃力地蹬到一座鱼塘护塘河的石桥边时，一下傻了眼。戴上眼镜再细看，连续不停下雨加上海塘外的潮水倒灌，湍急的河水已漫过桥面到了桥栏的一半。我估摸着，蹚水过去至少会在我的膝盖之上。

正在我进退两难间，后面又来了一辆自行车。骑车的人见水漫了桥面，也下车察看。我近瞧，此人五十来岁的年纪，一脸古铜的肤色，一米八十多的社会考考古发掘，还是可以破解其中的许多奥秘，还原历史真相，给我们以很多启示。

如醉，工作之余，主要精力都放在对昌硕文化的研习与钻研上。经过充分准备与积累，加上后来的机缘巧合，茂坤萌发了要编纂一部《吴昌硕艺术大系》的宏愿。此后就一直酝酿着、构思着……其中精力用得最多的还是资料的收集与鉴别。吴昌硕大师的作品大多收入馆藏，也有不少流落市井。这两方面都得之不易。茂坤告诉我，他跑了全国几十个博物馆、美术馆，以及西泠印社、美术学院、名人家里，次不行，再跑一次，有一个馆跑了五六次，托了10多人，仍不能如愿，类似的事例不胜枚举。可见不仅道路艰辛，碰钉子、遭屈辱也屡见不鲜。为此，茂坤用了大量时间拜师访友，疏通关系，寻求理解与支持。终于，精诚所至，金石为开。茂坤的执着与坚毅得到许多名家的认可与支持，甚至参与其中。如西泠印社原执行社长刘江、副社长童衍方、中国美术家协会秘书长王平、中国美术学院党委书记沈浩等都给予积极评价。编撰时，童衍方、王平、沈浩3位专家还分别亲自担任书法卷、绘画卷、篆刻卷3个分卷主编。这极大提高了作品的权威性、珍贵性。另一方面，有了名人效应后，收集工作也顺利不少。截至2020年正式启动编纂前，累计收集到吴昌硕艺术资料7000多件，其中通过多重关系，从台湾获取6件珍贵作品的使用版权。

艰难困苦，玉汝于成，“大系”的顺利出版，茂坤的成功之路，体现了愚公移山之志、武训办学精神。这是柔与刚的完美互补，是硬功底与软实力的淋漓尽致发挥。在震撼与感念的驱使下，情不自禁地放开嗓子鼓与呼，拿起拙笔发点声，以验观众读者。

## 我的自行车和我一起过去，回头我再来推你的车。”我既羞愧，更感激，乖乖照着他说的做了。那天赶在台风过境之前，我守在了自己该守的岗位。

几天后的中午，我正在糖酒柜前营业，走进一个人，递过一只茶缸：“小伙子，打半斤酒。”我抬头一看，正是那天带我过桥的壮汉。我赶紧笑笑，一道道谢的话还没说出口，不远处的供销社站长已赶了过来。“陈书记，您也来买酒？”“中午食堂菜不错，咪点酒犒劳一下自己。”壮汉大踏步地走了，我才知道这位壮汉竟是我们乡刚调来的党委书记。

乡党委书记该是我们区域最大的领导了，但这位书记朴实、豪爽，热心、风趣，没有一点领导的架子。随后有几次我们在上班的路上又有相遇，他骑着那辆二八大杠的自行车，不亦乐乎地往各个村子里跑，冬天是一件黄色的军棉袄，夏天是一顶草帽、搭一块看不出本色的毛巾。

那时候的乡村干部，大多生在农村、长在农村、工作在农村，真正是与老百姓零距离的父母官。而这位上班之路上带我过桥的乡党委书记，无疑也成为此后我自己当干部三十余年，办事、为人潜意识中的标杆和榜样。

大凡有工作、需上班的人，每天都会踏上属于自己的上班之路。无数条上班之路的累积和沉淀，无疑也是你人生不可或缺的阶段和过程。尽管这样的台阶和过程不乏司空见惯、周而复始，但谁说司空见惯、周而复始不是生命的一种本质呢？

机关大院附近的十字路口，我差不多每天都会看到一个交警。这个交警三十六七的年纪，瘦削颀长，气色精神，长年日晒、风吹和雨淋，他的皮肤是黝黑色，脸上甚至有很多因曝晒而留下的色斑。早上8点上下，正是上班高峰，加上这个十字路口又对着机关大院的正门，这个交警特别忙，几乎没有放松的时候。但无论太阳直射、大雨滂沱、寒风似刀还是雪花飞舞，站在十字路口斑马线中间的他，始终如一株松树一样，目光坚定，身姿挺拔，动作标准规范，指挥干净利落。

偶尔他不来值勤的几次，换了两个二十多岁的女交警。女交警崭新的服装、崭新的交警用具，臂章上“警察”两字尤让人侧目，只是她俩动不动就躲进斑马线一侧树荫下的行为，让人忍不住想起娇贵的大熊貓。两者的反差，让我对这位交警更肃然起敬。一天我又过斑马线，走到这位交警面前，不经意地看了看他的臂章，这一看倒让我有点意外，他的臂章上写的是“辅警”两字。

其实无论男女老少，有一份属于自己的工作，有一个能够尽力的岗位，这既是你能踏上上班之路的根由和依仗，更是你對自己尊重、对家庭负责、对社会贡献的责任和福分。如此，那每天的上班之路，也会成为你人生中的诗和远方。